



方向

■郑茂琦

“老吴，你将来准备做什么？”
吴运锋毫不迟疑地说：“做
个共产党员！”

入党后，他投奔新四军，被
分派到修械所当工人。他和战
友白手起家建立兵工厂，一次又
一次冒生命危险完成紧急任务，
三次身负重伤，但仍然在危急时
刻往前冲。他说，我的一切都是
属于党的，党要我做什么，我就
做什么。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困难面
前，共产党员的使命感都构筑起
一道永不溃退的防线。解放之
初，党中央决定让第18军执行
向西藏进军的任务，军长张国华
当即表态：“一切听从党安排。”
部队召开誓师大会时，张国华把
不满3岁的女儿背到会场，以
“背女出征”的方式宣示坚决服
从组织命令的决心意志。《太阳
雪》的故事就是一代代成守高原
军人牺牲与奉献的缩影，彰显出
党的儿女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

假若没有信仰，青春岁月就
会像无舵之舟一样漂泊不定。
本期“故事兵阵”中的几个人物
都集合在党旗下，在完成使命任
务中找到自己的舞台。他们的
故事，诉说着军人前进的方向。

本版插图：李 振
版式设计：梁 晨

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1954年，白雪梅和欧战军跟着第18军进藏已有两年了，期间他们也经历了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育。那时他们所在的部队调防到了亚东，亚东比之拉萨，海拔要低很多，氧气含量也比拉萨高许多。因为这一切，女儿木兰的孕育和出生比起她前面夭折的哥哥姐姐来似乎顺利多了。他们给孩子取名木兰，木是十八之意。

木兰一天天地大起来，会笑了，会牙牙语了。木兰灿烂的笑容，渐渐抚平了白雪梅和欧战军心里的创伤。但他们还是担心西藏的环境对孩子过于严酷，害怕木兰出什么意外。9月，欧战军接到上级通知，他被选为英模代表，受邀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带上白雪梅和木兰一起去，准备把木兰留在老家抚养。

9月中旬，他们出发了。那时木兰刚刚5个月。

当时，川藏线尚未完全修好，汽车只能通到扎木。他们一行人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一点点地往前移。路途遥遥，白雪梅无法抱着木兰行走。出发前，欧战军找了只木箱，垫上厚厚的衣服，把木兰放进去。然后再把木箱放到马背上，马背的另一边是行李。

不管道路怎么样，木兰都在箱子里静静地睡着，一声不吭，好像知道父母很辛苦，不愿再添麻烦似的。白雪梅却怀着恐惧的心理，不时把她摇醒，生怕她的睡着是不正常的。那次同行的不只木兰一个孩子，还有两个稍大一点儿的，一个2岁，一个3岁，都是父母怕孩子早夭，想送到内地保育院去的。那时第18军留守处在距成都不远的县城办了一个保育院，专门抚养入藏军人的孩子。

翻越米拉山时，白雪梅和欧战军遇见了正在修路的部队。那些已经在这条路上奋战了三四年的修路战士们，已被风雪蹂躏得不像样子了，脸庞憔悴，衣衫褴褛。白雪梅怀着敬意和疼爱看着修路战士们，说不出话来。修路战士们却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为他们祝福。有些战士还笑容满面地逗着孩子，

太阳雪

■袁山山

也没有一点儿怨言和叹息。

他们一点点地往山上走，越往上海拔越高。9月的天气，在这个高山顶上却冷得像冬天一样。到了山顶，居然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白雪梅把木兰从箱子里抱起来，抱在怀里，衣服裹了又裹，生怕把木兰冻着了。

雪花还在飞舞，天空却神奇地放晴了，纯净、明朗、湛蓝，像个率真可爱的孩子，脸上还有泪痕时，已露出了雏菊般盛开的笑容。耀眼的阳光与飞舞的雪花在天地间窃窃私语着，相亲相爱，整个世界奇美无比。白雪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太阳雪。

忽然，白雪梅听见同行的一个母亲叫起来，她说不好了，我的孩子在抽筋！

白雪梅和欧战军围过去。见她那个2岁的孩子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浑身抽搐。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缺氧造成的窒息。白雪梅一听，连忙打开襁褓看木兰，发现木兰正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她。白雪梅松了口气，悄悄地对欧战军说，看咱们女儿多乖，眼睛瞪得那么大。

哪知随行的医生一看说，不好，这孩子的情况更严重，瞳孔已经放大了。白雪梅的腿一下就软在了地上，险些把木兰摔了。

欧战军还算镇静，接过孩子问医生，现在怎么办？医生说没有药物可治，惟有尽快下山，只要到了山下氧气充足的地方，孩子自然就能缓过来。木兰父亲问尽快是多快？医生说最好是半小时之内。

欧战军听了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往山下冲。道路泥泞不堪，他跌跌撞撞的，生怕把孩子摔着，这使他跑起来的样子有些奇怪。那些修路的战士怔愣着，一时不明白这位首长怎么了。这时有人大喊了一声：各连注意了，传我的口令，以最快的速度把孩子送到山下去！

原来是负责修那段路的一位营长。一个战士听见口令，立即丢掉手上的铁锹，飞快地迎上去，从欧战军怀里接过孩子朝山下跑去，几步之后就又被另一个战士接了过去。白雪梅看见裹在襁褓里的木兰从一个战士的手中传到了另一个战士的手中，战士们的脚下泥浆四溅，头顶雪花纷飞。一双手和另一双手组成了一条生命之链……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队伍多是白天里不走，尽往夜堆里钻。天刚擦黑，这支顶着高粱花子、扛着些“汉阳造”“老套筒”的百十号人的连队，坚决执行刘邓两位首长的命令，天天都在急行军。

战士们都眼巴巴地盼着有双好鞋。那时还是在后方的时候，根据地做好的军鞋常常就是拉来一大车也不够分。战士多得蹲下来就像是一片庄稼，站起来就像是一片林子。

刚当了解放军的卢守坤有点搞不懂了，大家没日没夜地行军，怎么还成天精气神十足。卢守坤一路上脚板子急促地可不就停。就是睡着了，闭着眼睛，脚板子还照样走得直溜。这功夫练得整个人就像是队伍里的一个零件。回到走到宿营地，兵们横七竖八地直打呼噜。当班长的得给大伙儿烧水烫脚，还要挨个儿挑脚泡。

他的班长是去年从那边举着手过来的，一年多就入党了。听他自己也说过，刚过来的时候，哭过好几次，哭一次，人就清醒了一次，这边叫“挖苦根，倒苦水”。

当然卢守坤是不懂这些的。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刘邓大军神出鬼没，于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之中寻找战机，使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狼狽不堪。

那是一个晚上，天还是黑得像墨一样，零碎的冬雨砸在脸上生疼，前胸后背已经汗透了，外面的衣服冻得像是披了层盔甲，里面的贴肉小褂凉嗖嗖的冰着前胸。队伍还在悄然前进着，卢守坤有些累了，一路都是黄泥巴，走起来

行军

■程多宝



作家小记

袁山山 军旅作家，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

会“说话”的手指

■杨思聪

落座、登录模拟训练系统、开始练习……望着屏幕上弹出的一串串复杂作战指令，一名老班长给我这个新排长反复讲解、示范，可我的某项训练科目成绩还是不及格。

“排长，别灰心，明天我们继续。”
“好！”带着一身疲惫、几分不甘，我说不多余的话，跟着老班长起身离开。

“专业不合格，啥都没资格。”回营的路上，老班长对我说，“不论干部、战士，都必须熟练掌握这套模拟日常战斗值勤的训练系统。”

我和自己较上了劲，准确地说，是自己的十根手指较上了劲。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我发现，问题在于我的手指不能在键盘上把无数种排列组合准确快速地敲击出来。老班长也说：“无他，但手熟尔。”

那就练吧！排队打饭，前面人的后背是我的键盘；帮厨切菜，砧板是我的键盘……

那天，我和战友像往常一样正在训练，下连检查训练秩序的作训科科长突然走了进来。见我面生，他又瞥了一眼我领口的军衔，问道：“练得怎么样？”

我大着胆子答道：“练一把给科长瞧瞧？”科长点了点头，我深吸了一口气，便准备开始“表演”。战友怕于扰到我，都自觉停止了训练，心里也都为我捏了把汗。整间屋子里只听见我一个人的键盘在啪啪作响。

“92分！”看到屏幕上弹出了一个预料之外的分数，科长有些惊讶，猛地拍了下我的肩膀，笑着问：“下了不少功夫吧？”

“我，我……”我涨红了脸，一时竟结巴起来。

“连队是一个凭本事说话的地方，你这十根手指，它们早就帮你回答啦！”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这是她毕业4年后，再次以学生的身份回到那所艺术院校。走到了那棵桃花树下，她驻足良久，心底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喷发，又仿佛从头来过……

10年前，女孩第一次走进这座她心中无比向往的殿堂。小小的身体上罩着一身宽大的军装，还有一顶大到戴上就会挡住眼睛的军帽。11岁，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独自来到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参军求学。五年如一日，每天早上6点钟，他们在教室出早功，无数次的踢腿、压腿、搬腿、下腰，尽管有时疼到忍不住流下眼泪，也赶紧用手抹掉，生怕被老师发现。长大一点，开始学习舞蹈技巧动作，跳、转、翻样样不落，练习的时候，摔倒了就爬起来，再摔倒就再爬起来，似乎已经习惯了身上满是瘀青、打着绷带的样子。等到快毕业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下就长高了。男生一个个挺拔英俊，女生出落得亭亭玉立，可军装还是包裹不住他们的稚嫩。15岁的他们，开始学习顶碗了。在校园里，你经常可以看见有学生头上顶着5个货真价实的瓷碗，列队走过，像一排移动的细柳。

隐约记得是4月底的一个周末，练完舞，女孩疲惫地走出教室。旁边的同学激动地摇着她的手：“快看！”女孩被映入眼帘的那满地的“雪”怔住了。那一树桃花像雪一样，飘飘洒洒飞泻下来。女孩不由自主地跨过一排灌木，来到树下。被风拂落的花瓣落在她身上，好美。好友拿出手机：“别动！我给你拍一张，好美的。”春风吹着暖“雪”，女孩置身花海，此时一只白色的蝴蝶定格在自己的左耳边，如一朵桃花。两个人兴奋得不敢叫，生怕惊扰了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蝴蝶。这时一阵风掠过，枝杈摇曳着，更多的花朵翩翩地在春风中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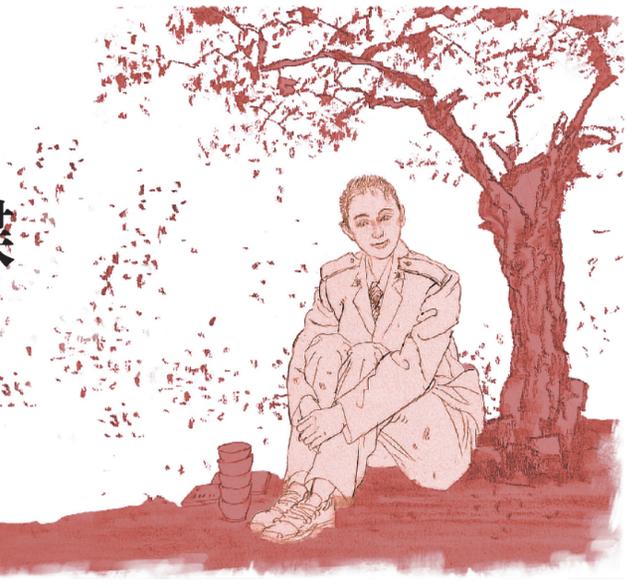
去年6月，女孩作为文艺轻骑队中的一员，去为边防的战士们慰问演出。早晨8点左右，上船了，她站在甲板上环望四周，满眼蔚蓝。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开始头晕呕吐。虽然才6月，可

白蝴蝶

■修梦涵

海风像晚秋的风一样凛冽。大概过了3个小时，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看着眼前这个孤立在海中央的小岛，平缓又稍陡峭的“小山”，大家都沉默不语，静静地跟在队长后面。连长热情地迎接他们，女孩走在队尾，旁边一个小战士主动过来接过她手里的服装，羞涩地低着头。背靠着山腰的地方有块石碑，上面刻着“某岛战士之歌”。旁边负责接待的连长介绍说，这是一个无居民、无淡水、无航班、无常明电的“四无”岛。所有的物资，包括蔬菜、淡水，全部都是靠着补给船送进来的。在连长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小岛，只用了不到15分钟。走过百步梯，有一块不大的平地小广场，除了山顶，这应该是唯一一块可以演出的平地了。

整个岛上只有大概40个观众，大多都是“95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挂着质朴的笑容。有几个手里还举着用几朵小野花扎成的花束。“刚刚没有看到哪有野花，他们手里的花都是哪来的呢？”在一旁候场的女孩问道。连长立即告诉她：“知道你们要来，他们把岛上的野花都采来了，就是要献给你



们。”一听这话，女孩鼻子不由得一酸，那小小的野花束此刻比一切名贵花卉都更加珍贵。到了女孩的节目，她穿着一袭白裙，面朝大海，伴着悠扬动听的音乐，翩翩起舞。洁白的裙摆随风飞舞，她跳得格外投入。她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激动着，那是她心目中最特别的一个舞台。

午饭后，准备返程。在码头，轻骑兵和海防战士们面对面列队，互敬军礼。大家的眼眶都湿润了，在与战士们握手时，他们都会下意识地在裤子上蹭蹭手上刚刚粘铁锚时沾上的铁锈。那个上岛时帮她拿服装的小战士，在跟女孩握手敬礼之后，更加羞涩地把手里的小花束送给了女孩，然后紧张地告诉她，他为她画了一幅画。女孩打开一看，是一张速写的蝴蝶，没有其他华丽的色彩，只是用黑色的笔在白纸上勾画出了一只张开双翅的白蝴蝶。女孩的眼睛灼热起来。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在一张纸上写下：“蝴蝶也可以飞过海洋，即使那里没有花。”然后郑重送给小战士，转身上了船。在甲板上，女孩看见岛上的野花在沙砾间顽强地伸展着身躯。

文工团改制后，女孩晋升中尉，下连当了排长。今年9月1日，她重回母校。站在那棵桃花树下，舞蹈专业学弟学妹们从她身边走过，就像许多只脱茧而出的新蝶。当然，蜕变的过程是艰难痛苦的。女孩从战士到中尉，也曾有过迷茫和徘徊，可是一旦回到这绿色的校园，她心中的雾，立即就消散了，就像那只飞舞的白色蝴蝶，知道哪里是它该去的舞台……



长征

第5067期

太费鞋了。根据地送过来的黑布鞋穿着好是好，不磨脚也很少打泡，走路如风还不带响声，可就是合脚的少。做的时候又没个尺码，都是一水的千层底，厚厚的插上一摞，仿佛听到村民们挨家挨户动员时，那满院满院满山洼子里呼呼啦啦唱成一片的麻绳拉扯起来的乡土歌谣。一村一庄地收挪上来，太平车推过来这么一倒，一连连人马推过来，见人塞上一双，调换不到大小的只好凑合着对付。

卢守坤刚来有点不好意思，最后捡了双小的，这一双掂在手里，瘦得紧巴，脚指头夹得生疼。他索性用刺刀挑开了鞋帮子，前几天还好，两天一过，一路的黄泥巴糊下来，鞋口松得就有点软塌了。这不，稀乎乎的泥巴地一粘，鞋子掉了。黑咕隆咚的不好摸，还弄了一手泥。身子一弯下来，任队伍从旁边嗖嗖地过，班长跟了过来，小声地说：你别乱动，我来。

班长就是班长，三把两把就摸到了。卢守坤伸脚一套，就是刚刚丢下的那只，鞋内暖暖的余温还在呢。

脚底渐暖，夜色渐薄。卢守坤看到前面班长的步子约均匀一颠一颠的不大平稳起来。班长有副好脚板，行军时总爱替别人扛枪，战士们跟他夸，他都不肯放，还说：我有的还是劲儿，不信你们谁有本事缴获老蒋一门山炮，我再扛给你们看看。

班长的脚底了？那也是给自己找鞋弄的。卢守坤心里毛了。班长呀班长，你这不是让我难么么。

前进的队伍像一把锋利的剪刀，把黑幕四合的天地犁开了一道缝隙，天色渐渐地明开了。卢守坤这下看清楚了他的班长。班长有一只脚板上光光的，只有一层浸湿的绑腿。那双鞋呢？再一看自己的脚上：怎么两只不一样呢？是班长的鞋？班长……班长你一路光脚呢，这么远的路，怎么走过来的？

班长！卢守坤心头一热，他沿着班长王克勤同志的肩头放眼望去，冬日已住，东方欲晓。一不留神的工夫，那轮深冬的朝阳，早已跃上了这支队伍的头顶。这支精神头十足的队伍，怎么这么长呢？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越来越长了……